

魅

陆耀亭 著

歌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魅歌

陆耀亭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魅歌 / 陆耀亭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339-4925-9

I. ①魅… II. ①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 140259 号

责任编辑 邓东山 朱 立
书名题字 景迪云
装帧设计 吴 瑕 吕翡翠
责任印制 朱毅平

魅歌

陆耀亭 著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 址 www.zjwycbs.cn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65 千字
印 张 28.5
插 页 2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9-4925-9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重试清谈到夜分

(代序)

李 青 崔武年

这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生命里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当这部小说封笔之时,作者的人生旅程已近终点。这部小说可说是作者近七十年风雨人生最后凝结的一道七彩霓虹。

小说长达五十万字。五十万字的耕耘,对于一个已经退休,抱病在身的人来说,如同一个小小的手工作坊营造一艘远洋巨轮,其工程量非亲自营造者莫知。结构、布局、事件、人物、心理、表象,城市、乡村、家庭、社会,七情六欲、柴米油盐、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过去将来,起柱搭梁,衔字啄句,殚精竭虑,真是耗尽思量!当这艘巨轮驶出港湾,劈波斩浪之时,该是承载了作者多少的喜悦和宽慰!

但是,小说的创作是极其个人化的,它总是紧系着个体的生命体验。要用文字去建一座迷城,却是一定有他的地理经纬。小说写了五年。五年时间,作者用他特有的笔触,晕染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并把这个背景融入到一个小小的县城。在这个方寸天地里,原始的力量依然发挥着魔力,新生的力量已经在改天换日!各色人等登台亮相,又烟消云散,一个蒙昧的主人公,揭示出某种坚毅而纯真的希望。作者希望通过一个现实与非现实的夹缝,去表达他感知的时代沧桑以及人与人之间本初的联系。

说了这些,疏忽了交代作者的姓名,抱歉得很。作者陆耀亭,去年五月已经魂游天外。老陆是湖北黄石人氏,未蒙之时即随父母迁来浙江,“文革”开始时他已是浙江江山中学的高三学生了。后来的经历,与我们大多数的“老三届”都差不多。年轻时的热情、莽撞、坎坷、思考,是所有这一代人都有过的脚印。老陆成为我们工作中的同事和生活中的朋友,是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那真是个百废方苏、万事欲举,个人的命运又和执政党、和共和国捆绑在一起的年代!那时,我们碰巧都在组织部门工作,又碰巧都用命于组织部的青年干部工作机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精神的指导下，我们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工作。其中，更有一些是组织部门过去没有的、开创性的，比如“第三梯队”建设、“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等。特别是“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是从方法着手，载之以制度的改革和观念的创新，成效很大，声势很大。当时，在试点研讨的基础上，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直接协调管理课题”给省部级组织人事部门，与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授专家一起组织课题组，引进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方法，结合干部工作的实际进行务实的研究探索，不但推动了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而且成为八十年代生机勃勃改革开放的一道亮丽风景！在这项工作中，大家公认上海和浙江是一马当先的，在浙江“头马”的奔驰中，老陆功不可没。老陆当时是浙江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副处长，具体负责“干部工作新方法”的研究工作。他有热情、肯钻研，跑市县、跑院校，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记得是在一九八七年的六七月间，中共中央组织部确定把由浙江承担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方案的研究”的试点作为中组部的试点。电话打过去，省里很快即派老陆和台州地委组织部的主要负责人等来京汇报。他们一下火车，直接就来到了部里，不歇气地一连工作了四天！这四天里，从进一步完善方案到调整考核程序和评议量表、确定参加范围、计算考核工作量，从局里讨论到专家讨论又到中组部的各有关部门讨论，最后又上了中组部的部办公会议讨论，还请示了宋平同志批准，等等，紧锣密鼓马不停蹄！这次汇报，最主要的是调整了考核思路，即发挥“两会”（市县党委的全委会和人大的常委会）的法定作用，明确了以这“两会”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主体——这在当时（乃至现在）可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进步意义的！这个试点在浙江台州的椒江市（今椒江区）进行，中组部的试点工作组扩大了，有上海、天津、河南、辽宁、山东、湖南、河北、黑龙江等十余个承担了相关课题的省市组织部的人员参加，进行了八九天的样子。试点期间，椒江市委书记、市长面对市委全委会和市人大常委会的联席扩大会做了述职，扩大会的成员做了评议，地委考察组对党政领导成员做了考核；同时，试点工作组对全体人员进行了不同类别的问卷调查，进行了各类人员的访谈和座谈，召开了不同形式的分析评估会，等等。试点当然非常成功，后来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扩大试点，最后，经中央批准，以“中组发（1988）7号”中央组织部文件的形式印发全国执行。当然，这都是后话啦——可是在当年试点的时候，正值江南七月，酷暑当头，酷热难当！屋里没有空调，人人大汗淋漓——至于老陆等几位作

为“东道主”的工作人员，既忙乎会务杂事，又衔接试点“业务”，那更是白天黑夜地忙，废寝忘食，辛苦异常！很多亲自参加过椒江试点的老人都记得那些天的老陆的“典型形象”，那就是上身一件无领大背心，下身一条及膝大裤衩，赤足塑料凉鞋，成天汗津津的，说话嗓门大，一说就“务虚”，激动之时击桌高论，气泄之处唉声叹气！嗨，当年。后来又经过了好多年好多事，我们各奔东西。可是有过那一段工作情谊的记忆，怎么会在彼此的精神世界里消失？所以我们还是经常联系的，经常一起坐坐，喝杯酒，叙叙旧；如果来了那个年代的共同的朋友，那更是“他乡遇故知”——共同的喜悦好似“金榜题名时”一个等级！就这么，老陆的“浪漫灰白”的发型一直在我们眼前晃着。

可是老陆却突然故去了！音容笑貌宛在，人已远行不复！都说楚人尚巫，而浙西的婺剧唱本和地方传说，也遗留着一点巫术的痕迹——翻阅着老陆留下来的这部厚厚的，据说是用手机写下来的五十万言长篇小说，我们觉得老陆真的是一下子就走远了！他好像是很快就回到了祖先的故地，回到了他度过青春年华的须江边上！小说里多彩的遐想与多姿的长句，偶尔展露一下作者生前的话语风格；而小说整体所积淀下来的意念和精神的混沌，则令人一叹：老陆怎么留下了这样一个难以进入的“故事城市”？可是，马上又释然了——这可能既是本书的特色，又是作者精神王国里的特权。

行文至此，似可收笔了。记起过去读过一首郁达夫的诗，与现在的心境相似，引在这里——

帘外风声过雁群，登楼遥望暮天云。

行经故馆空嘶马，病入新秋最忆君。

知否梦回能化蝶，记曾春尽看湔裙。

何当剪烛江南墅，重试清谈到夜分。

老陆行远矣，幸有遗作。由遗作悟出，君已化蝶。吾等老友或“登楼遥望”，或“行经故馆”，已不见昔时“雁群”矣。但是，有《魅歌》在，何妨“重试清谈到夜分”？

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给予编辑出版。

是代为序。

2017年3月21日草就，4月2日小改

题记

G上帝就是我干爹。干爹之所以有这么个洋里怪气的称谓全怪郝汉伯伯。是他这位南下革命的山东大汉因为口误将个江南百姓叫得叮当响的。但是我那身为乡间草木才子的问天叔却对干爹的这个称谓十分不屑，他说不配不配，那上帝是玉皇大帝的祖公，法道无边，毛记一介草民八竿子打不着，那仅是个各人叫叫嬉嬉的绰号而已。依他极富创造力之见，称干爹为魅子才真是。不仅因为“痿”“魅”读音似相通，干爹这人裆下的“小阿哥”确是有些痿相，而且因为干爹脑壳别样，里厢装有能够进进出出的所谓“梦魅”。那梦魅进入时迷信兮兮，信天、信地、信命、信菩萨、信万物生灵、信人之所言所为，而出来时却又是异想纷纷，清水能化成莲花，火焰能化成琉璃，马娘娘生出乳儿长的不是马脚是牛脚。不过，真正撬动我的愚念来说说干爹事体的动机倒不全是干爹的绰号，而是干爹若干年前的一个特别举动。那时我正在三界县当县志办常务副主任。一天夜里，干爹把我叫到鹿溪源头的毛家坞，那里是他的故乡，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当年毛家山姑就是循着乌毛婴儿的哭声寻到这里的。山姑解开襁褓，瞅到弃婴脖子上有七彩石项链，屁股上有牙齿印，腿间有雀儿，便留下了他。并靠着山羊奶水饲

着干爹长到了好几岁。一日山姑上山采石斛坠崖身亡，干爹一个孤儿，后来就在鹿溪两岸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干百样活长大。斗转星移日出日落，转眼间几十年过去，干爹现已是满脸皱皮老肉，垂垂老矣。这时，没等我再多想，一阵山风吹拂过来，月亮拨开云层露出了牙牙脸。月牙浮行，清辉荡漾，山溪一下亮了。亮辉中，江妹阿姨留给干爹的那只老金龟，趴在岩头上身段不动头颈却在动，而一对目睛子更是晶晶闪闪四下打探，好像发现了什么。水碓吱嘎吱嘎响起，响声中，干爹拎着只包袱手脚笨拙地从那副他已经困过一炷香火工夫的柏木棺材中爬了出来，并且对我说了话。他说，屡困棺材，阳光七彩次次都一一现，这次困过，七彩阳光也就没了，他再也不醒转了，因为他要死了。他还说，他死后把棺材连同棺材里厢的被褥衣裤都烧掉，再将棺材火灰与自家的骨灰相拌一道丢到溪水里去，任着水漂，漂到哪里由它去，只是那只包袱千万莫丢掉，能传几代算几代。说这些话的时候，干爹的眼眶里曾落下过几滴眼泪，可当我离去再回头看时，干爹已在山崖里拍着棺材盖笑了。回到城里后，我在十层的办公室里打开了包袱，包袱有两层，外层是块藏青的大汤布，那是旧时三界县百姓们常用的东西；里层

是块不大不小的红布，红布上绣有“革命”两个字，红布里裹着的是那块外婆留下的荷叶与螃蟹形状的黄蜡石雕件，以及干爹亲娘遗留给他的彩石项链。“革命”这两个字若作为词语我当然不陌生，那是我母亲常在念及我外婆时提及的字眼，可布和那块蜡石雕件裹在一起究竟含有何种寓意，似乎清楚又不甚清楚。我一边审阅县志草稿一边观赏那块红布和那两件玩意儿，并自作聪明地帮着干爹今天昨天明天地想着，谁知一想就是三年。三年中，干爹走在我的脑海里，一双脚踏遍绿水青山如碑兀立，可更多时候那双脚又是踩得如风如雾印迹缥缈。毛记，干爹养娘因他屁股上有牙齿印而为他取的大名。G，干爹见大机器上这字母赫然醒目自己蛮蛮喜欢就自作主张叫上的小名，以及记上帝或G上帝，他的这些滑稽的绰号都纷纷拥上，贴着他的梦魅故事时不时像支支投出的木镖缠着他的脚在飞。我打开电脑，咀嚼着干爹留给我的那个屡困棺材屡见七彩阳光的诡异而又苍渺模糊的玄机，开始东拉西扯声腔梦魅地写了，而且一直写了五个春秋，似乎自己也入了梦魅之境。其间无数次，人觉得累了想歇歇去去魅，便踱步到窗前推开窗户去看窗外流水，那水或肥或瘦或黄或绿或啼或歌，都随着四季天时地势一

路东去总是不肯歇息。惭愧的是，虽然好多事体都写出来了，读读似乎还算过得去，但我对自己起的那个书名^①却始终没怎么搞懂。

^① 编者注：作者拟的原书名为《G上帝：我那梦魅中的干爹》。

◎题记

I

◎卷一

第一章	女裸·获壶	003
第二章	壶惑·尿尿	009
第三章	点兵·马拜	016
第四章	吃米·献枪	026
第五章	押俘·探马	034
第六章	献策·派马	041
第七章	过岗·涂城	050
第八章	约敌·鸣岩	059

◎卷二

第九章	熏亭·彩马	079
第十章	疑情·田戏	086
第十一章	海淫·裸觅	093

第十二章 遇贵·寻妹 103

第十三章 闹堂 110

第十四章 揭榜 117

第十五章 街戏·借马 124

第十六章 哭坟·闯寨 132

第十七章 惊英 145

第十八章 献妹 153

第十九章 劝降 161

第二十章 归降·山殇 169

第二十一章 破寨 182

◎卷三

第二十二章 蛄魅 201

第二十三章 习戏 211

第二十四章 品汤·郎归 220

第二十五章	嫂洗	229
第二十六章	坟祭・助缘	236
第二十七章	亭客	243
第二十八章	禀师・试嫂	250
第二十九章	迎演・风戏	259
第三十章	会议・苦算	270
第三十一章	雪魅	281

◎ 卷四

第三十二章	猫步	295
第三十三章	婆愿・打鬼	305
第三十四章	猫变・鸽影	311
第三十五章	纸阵・港袍	318
第三十六章	佳人	325
第三十七章	葬英	338

◎卷五

第三十八章 热城·妹影 351

第三十九章 探窑·瞻器 360

第四十章 上户·驱猴 372

第四十一章 别校·荣村 381

第四十二章 棺秘·像寻 392

第四十三章 花归·饼报 402

第四十四章 花宴·造屋 409

第四十五章 梦搅 4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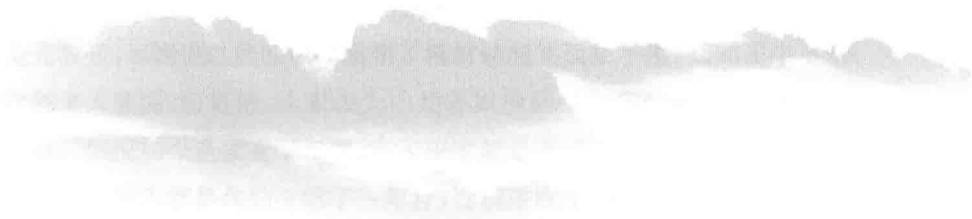
第四十六章 彩梦 427

◎后记

陆岸 439

卷一

干爹毛记脑际这时似有了非凤似凤的朱雀掠过，掠过的朱雀盘旋头顶又落在鸡冠山岩上，神鸟啼啼鸣鸣，一阵洪钟大嗓的声音飘去东方，唤出一抹如血朝阳……干爹他立马悟出自家身上已有大仙魅附体，自己该做点什么事明了了。



第一章 女裸·获壶

干爹那次是在懊恼养娘死去时没有棺材板睡，又晓得日后若干年自家要死时不准睡棺材板的辰光，睁着大眼睛且梦魅兮兮地躺进那柏木棺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去体验体验睡在这副木棺里究竟舒坦不舒坦，因为养娘死后草席卷卷贴土埋去已若干年了，他如今终于如愿得来棺木能做个补葬，那就要让睡进去的养娘不管在梦中或非梦中都睡得舒坦再舒坦。那次的辰光不是古老旧时，也不是梦想勃发的现在，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初始。当时，干爹分到了周家水口树不远处的一亩二分五水田，他心底顿时就活跃出了一只心满意足的青皮雄蛙儿。日落两个时辰后，他挥舞着郝汉县长和红月姐姐发的那张红旗飘飘簇拥着领袖的土地证，手摸着淡墨一样的夜荡在十八曲弄堂里，心底却亮堂。是夜亦似非夜，是梦更似非梦，他一时竟然觉得有灿烂星光满目悬挂，又有一路阳光潮头般涌来。随之，喉咙管里的痒痒也蓦然长出，弄堂中的干爹禁不住敲敲脑壳皮捏捏股臀上的牙齿印叭叽歪歪地哼出了几句西安高腔：“我家没有美娇娘，我家只有懒婆娘，三更爬起磨豆腐，子夜还在缝衣裳。”一通唱下，他蹦跳了起来“嘚嘚嘚”地做出骑马状。骑马骑马，再一路蹚过，咦咦咦，那嗓子声嘶力竭像极了马嘶，那踏步四蹄乱点像好多只廿八都马头旱船踩着锣鼓节点直在鹅卵石道上打着旋旋闹。嗨嗨嗨，人马一体了。他感激过去的那些日子，没有那些日子，他胸挺不起来，屁股也不能瘫在地上仍会升腾起来。虽说呀眼目前已没了美国佬的那只金壳酒壶，那酒壶已经吹歌唱曲到了棺材铺的哭面胡手里，犹如泥牛下塘飞鸟进林游鱼入鹿溪，但是值，人家去为山姑养娘换回了一副阴间銮驾，大慰了犬子衷肠呵。何况如今自家有了田地，有了田地就是有了命之根基运之依靠，还何愁丢了只壶？那不就是乌柏少结了一年籽，喜鹊多吃了一升谷，水牛白鹅蜕了一层毛！干爹想想把自家想满足了，于是合了掌情不自禁地去拜了天地。拜呀